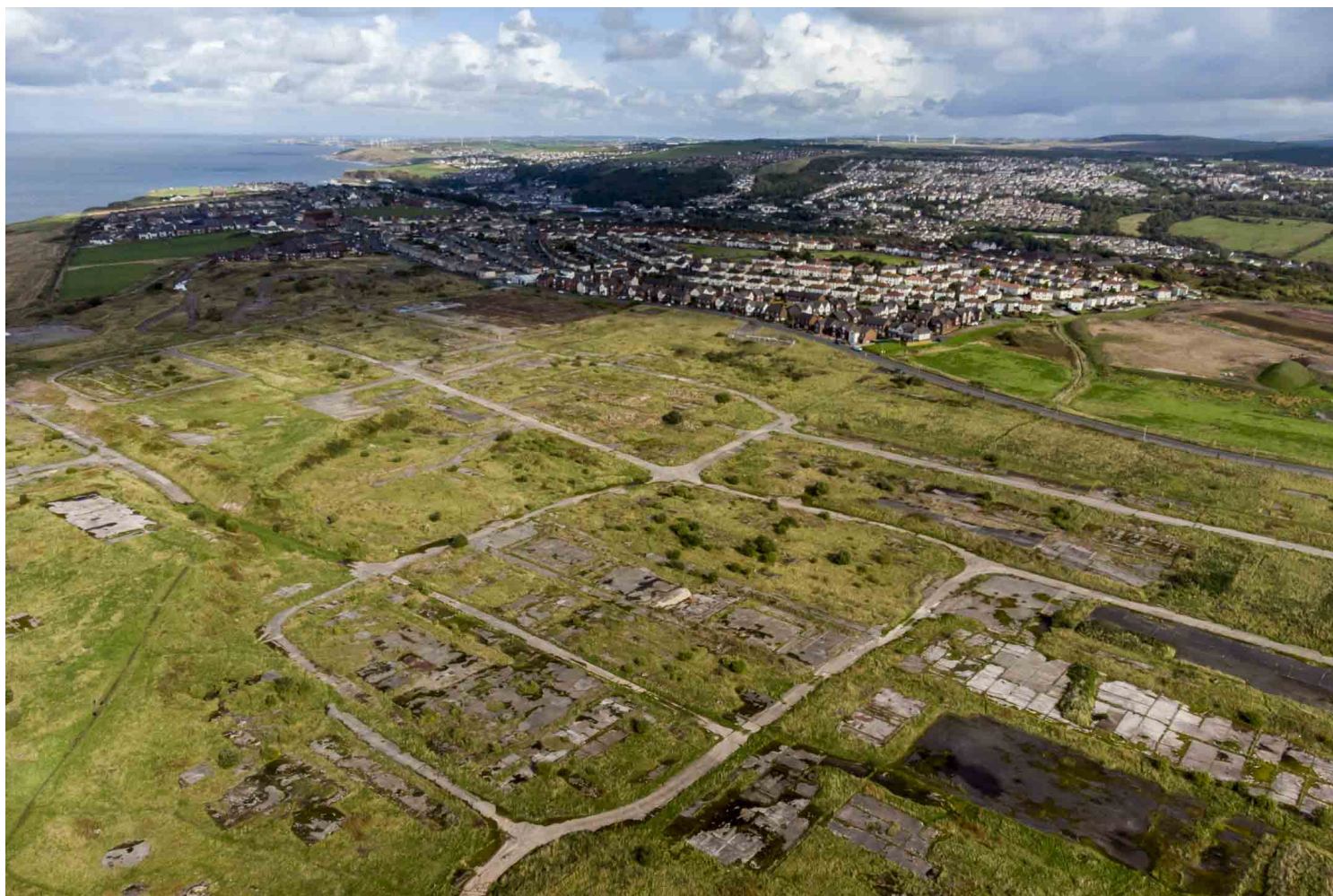


国际 深度

## 在减煤的气候政策下，一个新煤矿如何令英国偏乡小镇重燃希望？

“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即使绿色产业有大量的需求，为什么怀特港人还是被政府的绿色投资给遗忘了？”



2021年10月4日，英格兰西北部怀特港（Whitehaven）拟建的新煤矿--伍德豪斯（Woodhouse Colliery）的鸟瞰图。摄：Jon Super/AP/达志影像

特約撰稿人 碧莉 發自倫敦 | 2023-01-15

减碳 气候政治 英国

【编者按】自1980年代全国矿工罢工失败，全英煤矿陆续关闭始，矿业在英国已是明日黄花；而弃用化石燃料早就是难以逆转的大趋势。但转型就代表总有人被遗忘：那些曾经依赖煤矿产业，“依煤而建”的地区，在失去生计来源后能不能搭上“绿色产业”浩浩荡荡的列车？那些曾经世代在煤矿工作的工人，有没有在矿井外找到能给他们尊严和合理待遇的工作？我们将刊出两篇探讨英国燃煤业转型正义的深度报道，一篇关于西北部的怀特港（Whitehaven），一篇关于中部的诺定咸（Nottingham）——这两个地方同样位于传统的产煤区，但在八十年代后，却似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我和住在英格兰西北部怀特港（Whitehaven）的大卫·克莱达克（Dave Craddock）正在谈论英国政府在当地批准了一个新煤矿的新闻。

“这真是好消息。”他兴奋地说道，“可惜我今年已经74岁，有点上年纪了，不然我也会申请这个新煤矿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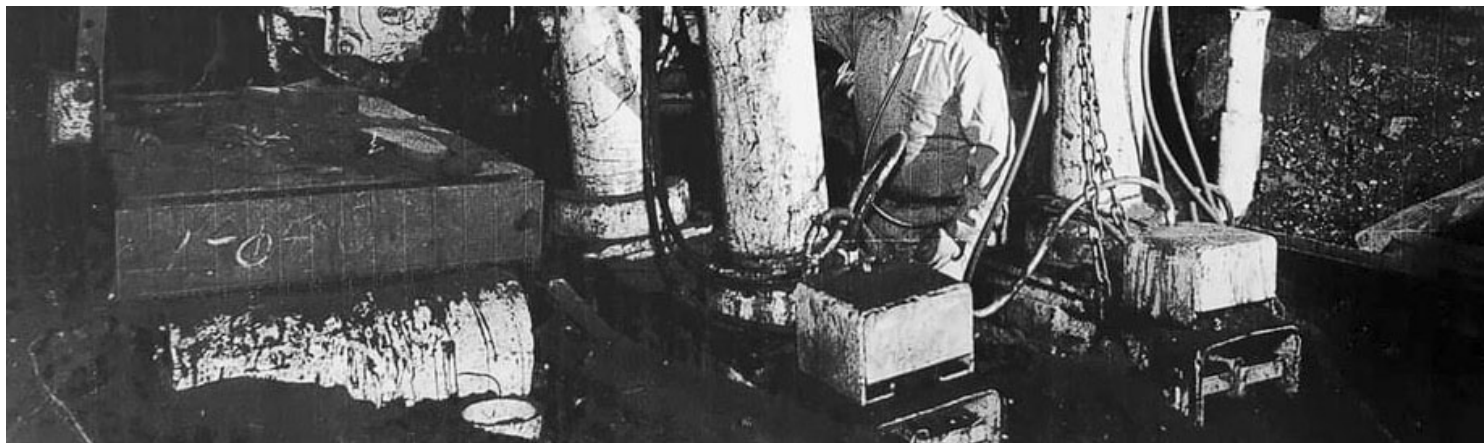
克莱达克是土生土长的怀特港人，曾经是一位煤矿工人，年轻时在当地的最后一个煤矿、位于爱尔兰海海床之下的海格井（Haig Pit）工作过20年，直到1986年该煤矿关闭。

虽然离开煤矿超过30年，克莱达克对当年的工作仍然充满怀念。他坦言，令他最难忘的是煤矿同事间的深厚情谊。

“在那段日子，同事间充满了信任，我知道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来帮忙。”转行后，克莱达克在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工作了27年，从邮递员做到经理，但他说他没有再体验到煤矿同事间的那种团结与信赖感。

克莱达克的两个弟弟也都是前矿工。“一个弟弟已经去新煤矿报名了，要去那里工作。他已经67岁，不知道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





1970年中期，怀特港人大卫·克莱达克在海下的煤矿里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克莱达克珍藏了一张在1970年代中期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中，年轻的他正戴着头盔、在地下煤矿里的机械化长壁（longwall）工作面工作。他告诉我，照片拍摄的地点在怀特港海岸八公里之外、位于海下约600米处的班诺克班德煤层（Bannock Band seam），而新煤矿拟启用的煤层就包括这里。

他外加一句，如果新煤矿建不成的话，他会“难过”。

## 因煤而建的小镇

怀特港位于英格兰西北部，面朝爱尔兰海，人口三万，属于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的坎布里亚郡（Cumbria）。从伦敦来这里没有直达铁路，最直接的路线需要换乘一次火车，全程覆盖408公里，耗时近五个小时。

# 新煤矿将建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前产煤小镇怀特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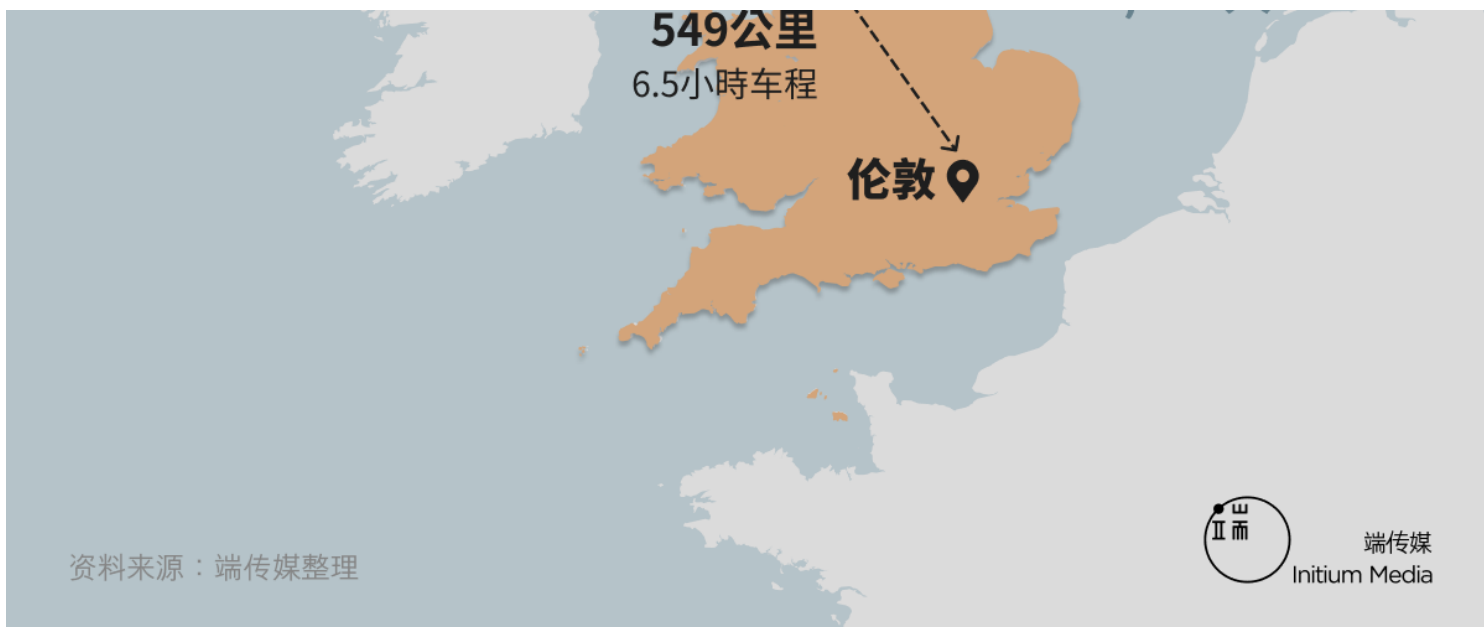


怀特港 whitehaven



2021年人口  
22,721人





这个地处偏僻、生活节奏缓慢的小镇最近上了英国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因为一向以其能源转型与气候目标为骄傲的英国政府三十多年以来首次批准新煤矿规划，用以生产炼钢使用的焦煤。新煤矿选址就在怀特港。

克莱达克说，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支持这个新煤矿的建设，因为它可以为小镇带来大量高收入的岗位。

他说自从海格井关闭之后，怀特港的居民过着“两个阶层的生活”，那些能在附近的核工业区找到工作的居民过得还不错，但除此之外，当地的好工作凤毛麟角，其他本地人基本只能以英国最低工资标准维持生计。2022年，英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9.5英镑，以一周工作40小时计算，年薪不到两万英镑。

“我去了新煤矿的就业讲座，看了看我以前那个职位的薪水，一年可以挣到六万英镑。”克莱达克说。在海格井工作时，他担任的是通风管理员一职。根据英国全国统计办公室（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数据，六万英镑的年薪标准接近于2021年全英全职员工平均年薪的两倍。

“1974年的时候，我的日薪是六镑十先令，到我离开时，我的周薪是254镑。”在谈到煤矿开发商承诺会为怀特港带来的500个高薪岗位时，克莱达克的语气充满了憧憬。





古稀的大卫·克莱达克站在怀特港原海格井的地面厂房之外。图：受访者提供

怀特港是一个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小镇，镇中心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时期建筑似乎在默默诉说着这个港口小镇在18世纪的繁荣景象。只是，这些颜色鲜艳的建筑不少都因年久失修产生了损坏。

怀特港和煤炭工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30年，比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还要早130年。当时，斯图瓦特王朝商人克里斯托弗·楼瑟爵士（Sir Christopher Lowther）在这里建立港口，将从本地开采的煤炭销往爱尔兰。自那时起，煤炭变成了怀特港的重要经济支柱（其海运与朗姆酒贸易也很兴盛），一代代本地人以煤为生。

1727年，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描述了他眼中的怀特港。笛福写道，原本是一个“小地方”的怀特港借着煤炭贸易产业的发展成长“可观”，已成为英格兰仅次于纽卡斯尔（Newcastle）的第二大重要港口。

在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怀特港及其周围一共出现了大大小小七十多个煤矿。直到1986年，英国的煤炭工业因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Margaret Thatcher；另译撒切尔）对大范围煤炭工人罢工的镇压彻底瓦解，海格井关闭，3500人就地失业。

由于政治原因，英国这个老牌用煤大国在1980年中期关闭了大多数煤矿，许多长久以来依附煤矿生存的城镇和村庄（大多位于英格兰中部、北部与威尔士南部）的经济也一落千丈，至今仍难恢复。

如今的怀特港港口边竖立着一尊名为“时代终结”的雕像，是当地的地标。这座2005年完成的雕像由四个真人尺寸的人物组成，分别代表着煤矿里的四个不同工种。面朝三个方向、背对背站立着的是矿井安保员、煤炭分拣工和煤矿管理员。他们的背后立着一面墙，一位双膝跪地、手持锄头的矿工在墙后挖煤，墙面上



此外，还有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他们的纪念碑上有一首诗，一位怀特港矿工在1984年的一首诗中写道，诗面上写着五个大大的字：The End of an Era（一个时代的终结）。

创造这件艺术作品的雕塑家——已故怀特港人考林·特尔法（Colin Telfer）也是位前矿工。在矿场里作了20年的引擎工后，特尔法因为失业转行学习艺术，可见怀特港的居民与煤炭行业的紧密联系。



怀特港港口边竖立着一尊名为“时代终结”的雕像，是当地的地标。这座2005年完成的雕像由四个真人尺寸的人物组成，分别代表着煤矿里的四个不同工种。摄：Jon Super/AP/达志影像

## “可观”的就业机会

最新批准的煤矿名为伍德豪斯（Woodhouse Colliery），总投资预计1.6亿英镑。该规划从2015年进入公众视线到2022年获批，一共历时七年，期间非议不断，几乎所有反对的声音都指向该项目与英国气候目标的矛盾性与其对英国减排行动的负面效应。批评声音不仅来自绿色环保组织与英国在野党工党的成员，也有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重要成员，比如曾在2021至2022年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主席的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在许可颁布的前几天，夏尔马就在推特上发文称，开建一个新的煤矿将是英国在气候行动上的“退步”。

英国政府在2019年立法承诺，全国将在2050年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同时，英国政府于2021年公布的“净零规划”承诺，全国将在2035年实现电力完全清洁化，钢铁行业也将在2035年达到“净零排放”。值得注意的是，伍德豪斯煤矿规划生产的就是钢铁行业使用的焦煤。

坎布里亚郡政府对伍德豪斯煤矿项目进行了四轮公开意见征集，以确认其符合英国环境影响规章的要求。之后，由于反对意见不断，英国政府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间对该项目进行了公开调查。2022年12月7日，在推迟三次做出决定之后，英国DHLC向该煤矿的开发商西坎布里亚矿业（West Cumbria Mining）颁发了规划许可。许可文书长达419页，里面写道，公开调查聘用的勘察员“推荐”政府批准该申请，DHLC部大臣“同意”勘察员的意见。

这段时间，英国也是COP26主席国。在COP26举行期间，英国强力游说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各国进行“退煤”，但在卸任主席国一个月后，英国便批准了这个新煤矿的规划。部分气候观察者指出，此举会严重破坏英国的国际形象，令其成为一个“虚伪”的两面派。

2022年12月中，煤矿获批一周后，我采访到考普兰行政区的区长迈克·史达基（Mike Starkie）。他一直是伍德豪斯煤矿最忠实与最高调的拥护者。在规划许可颁发的第二天，他便在英国媒体上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称政府的决定是“超棒的消息”，而他本人为此感到“绝对激动”。

考普兰行政区（the Borough of Copeland）是管理怀特港的大区，位于坎布里亚郡的西部，总共约有七万居民，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怀特港。今年58岁的史达基是考普兰历史上首任由居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区长，英文职称叫mayor。自2015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在2019年成功连任，至今管理该区已超过七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改变我们社区的机会。”在谈到新获批的伍德豪斯煤矿时，史达基对我说。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自从海格井关闭以来，当地的经济就一直一蹶不振。

史达基告诉我，90%的考普兰居民都支持新煤矿的开建，而反对声音基本都来自非本地居民。“他们从别处来这里示威。”史达基还特别指出，新煤矿将专门生产用作炼钢的焦煤，而非发电用的燃料煤，以此暗示新煤矿不会造成煤电般的连锁排放。

在采访史达基时，无论是英国本土媒体还是国际媒体，对这条新闻的关注度均持续高涨，也有环保组织提出将考虑走法律途径阻止煤矿的开建。

史达基则向我强调，伍德豪斯煤矿将为怀特港带来“可观”的就业机会，其中包括西坎布里亚矿业承诺的约500个直属岗位，外加周边供应链可能会产生的总计两千个“高薪”职位。



考普兰行政区的区长迈克·史达基站在西坎布里亚矿业的宣传板前。图：Newsquest，由受访者授权使用

他声称怀特港和考普兰的就业市场非常单一，因此居民的贫富差距很大，贫富比“基本五五对开”。创造高薪岗位与拉动本地经济一直是史达基支持伍德豪斯煤矿的最大原因。

怀特港如今最大的雇主是距其南约15公里的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核电站。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塞拉菲尔德是英国核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从事核武器制作与核电发送。世界上第一座商业运营的核电站科尔德霍尔（Calder Hall）核电站便是塞拉菲尔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塞拉菲尔德目前已停止了核活动，主要处于核废料处理和储存与核退役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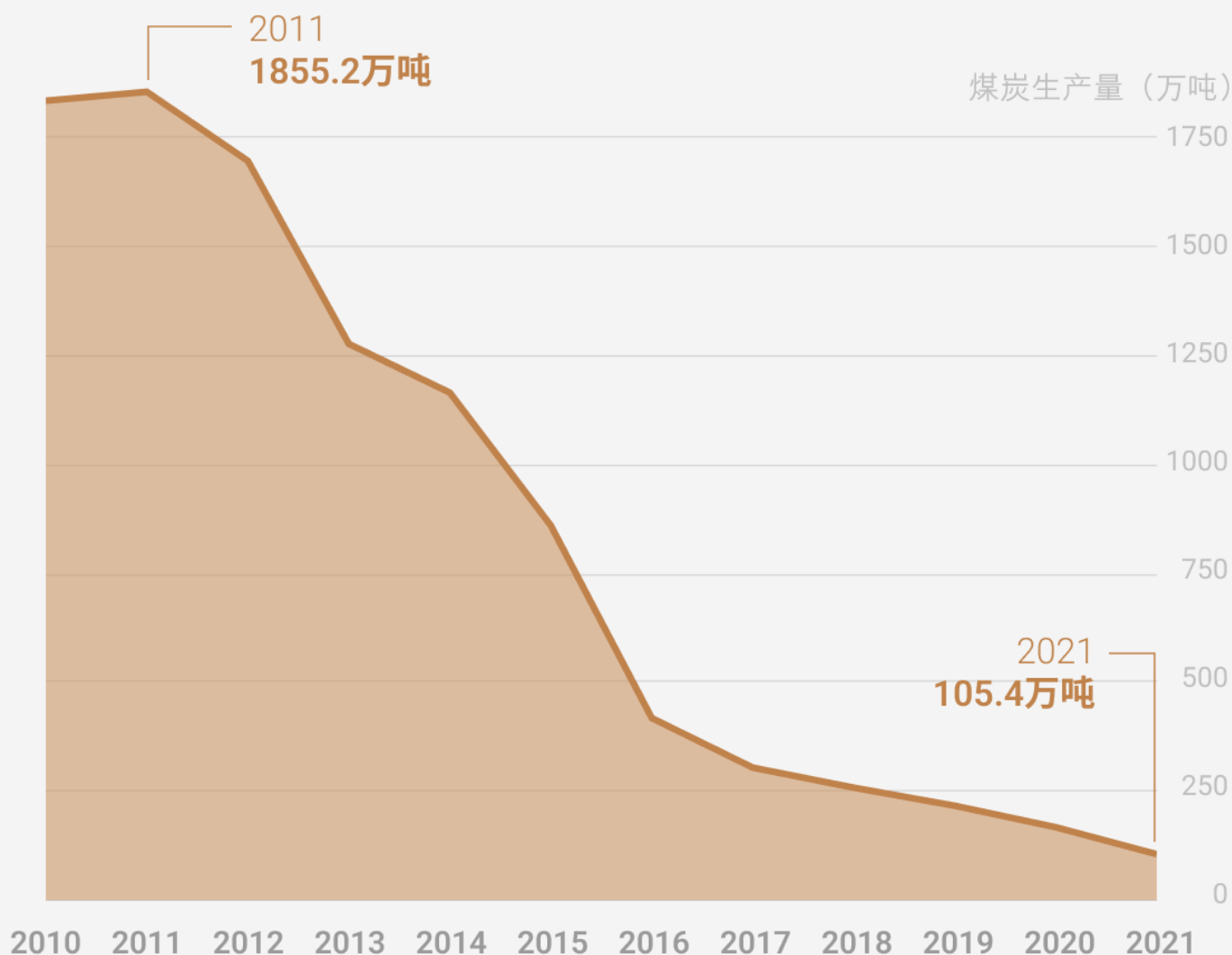
史达基说那些过得不错的怀特港居民大多数都在塞拉菲尔德工作，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的社区依靠单一产业，即核工业的时间已经太长了，那些不在核工业领域工作的（居民）很难找到好工作。”史达基希望，新煤矿的到来可以改善当地产业的单一性，并造成连锁效应，帮助带动怀特港的其他产业，比如服务业。

“怀特港对自己的历史、煤矿工业和（英格兰）橄榄球联盟文化都非常骄傲。”史达基补充道，“西坎布里亚矿业说这会是一个现代的煤矿，其技术水平和建造手法都是世界领先的。它将是英国历史上最现代的煤矿。我们欢迎如此的创新与随之而来的机会来到我们的地区。”

新获批的煤矿将大部分位于爱尔兰海海底。西坎布里亚矿业网站指，该公司拥有对怀特港沿海200平方公里海域进行开采的许可，而这些海域预计蕴藏了7.5亿吨的焦煤资源。该公司声称，新煤矿每年的焦煤产量预计将为200至300万吨。



# 2010至2021年间英国煤炭生产量



资料来源：BP PLC英国石油公司

该公司报出的生产量意味着，伍德豪斯启动之后可使英国年度的煤炭生产量翻两翻。英国2021年的能源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当年的煤炭生产总量仅为110万吨，与2020年相比下降了37%。该报告还指出，自2000年来，英国的年度煤炭消费量总共下降了76%，在2021年达到1000万吨左右。就钢铁行业而言，其在2021年消耗了260吨焦煤，该数字是2015年的一半。

另一个史达基提及的理由是，即使全球钢铁行业的技术正在不断清洁化，它仍然需要使用焦煤，所以伍德豪斯的产品在本国与他国仍然存在市场。他说目前英国钢铁企业要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遥远的国

家列的，即在中国与德国仍然存在市场。他称目前英国将以正立而外天自、疾人的亚和非常寸 逼起的高度”进口焦煤，而本地生产的产品会更经济与环保。他同时说道，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英国还在从俄罗斯进口煤炭。

“（反对者向我们指出），你建造一个新煤矿会给全球其他国家造成什么印象；但当（英国的钢铁企业）花高价与高碳足迹从世界另一头进口我们同样也有的资源，你让怀特港人怎么想？”史达基反问道。

他说，怀特港附近的海下有“高质量”的煤炭，并补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煤矿的建设有望在2023年年初动工。



2022年上半年，南湖气候变化行动的代表在英国首都伦敦公开抗议煤矿的规划。图：南湖气候变化行动提供

## 强力的反对声

在史达基对向钢业供煤充满希望的时候，慈善组织南湖气候变化行动（South Lakes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负责人之一克里斯·劳利（Chris Rowley）却跟我说，英国的钢铁行业不需要来自新煤矿的煤炭，且英国两家主要钢铁企业均表示不会成为新煤矿的主要客户。



劳利指，英国的钢铁行业已经在媒体上澄清，从该新煤矿开采出来的煤含硫成分将过高，其含量百分比从西坎布里亚矿业自己报告的80%到他们组织计算出来的90%不等。《卫报》的“观察者”板块在2022年5月发表的一文中报道，“这意味着，它的煤炭将大多数出口到欧洲以外的市场，所以煤矿提出的通过本地生产煤炭以代替进口煤炭从而减少碳排放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到头来，这些煤炭将会流向全球市场，”劳利补充说道。

南湖气候变化行动是在英国公开发声反对伍德豪斯煤矿批准的几个环保机构之一，总部位于坎布里亚郡的小镇肯德尔（Kendal）。该组织预估，新煤矿将导致每年9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劳利是一位退休讲师，2008年加入该组织，目前是该慈善机构的受托人之一。肯德尔在坎布里亚郡的南部，距离怀特港约两小时车程，“所以，我们应该算不上本地人”，劳利说道。

自从煤矿规划曝光初期，南湖气候变化行动就一直在反对，至今已有超过五年时间。去年，英国政府的对该煤矿规划的公开调查，也是在包括该组织之内的反对团体的依法要求下才进行的。为了发起该“法律挑战”，该组织联合坎布里亚郡本地与英国国家层级的各类绿色组织进行呼吁，并通过网上众筹获得了超过五万英镑的律师费。

南湖气候变化行动目前已经在网上启动了新一轮的众筹活动，希望可以再筹集到五万英镑，以继续雇佣律师对政府的批文进行深入研究。劳利说，西坎布里亚矿业目前只得到了该煤矿的陆地开发许可，其海下部分的开发许可的裁决还未进行。

南湖也强烈质疑新煤矿“净零排放”的说法。煤炭是碳强度最高的化石燃料。也就是说，在煤炭的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又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也是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温室气体，它能在大气层内停留300至1000年，造成温室效应。换句话说，英国在18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因用煤炭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很有可能仍在大气层。







南湖气候变化行动的代表在另一坎布里亚郡的小镇——彭里斯的活动。图：南湖气候变化行动提供

除了燃烧时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之外，煤炭的开采过程会释放另一种强劲的温室气体——甲烷（methane），其在大气层内的制热效应在100年的时间内是二氧化碳的30倍。同时，煤炭的开采也会造成悬浮颗粒物的释放，损害环境与居民的健康。

史达基在采访中多番强调说，新煤矿将是一个“净零排放”的煤矿，但他没有再多提供甚么信息，也没有解释煤矿具体会通过什么技术实现“净零排放”，即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温室气体。

伍德豪斯“净零排放”的说法最开始是开发商西坎布里亚矿业提出的。根据英国“i”新闻网站的报道，该公司在接受政府的公开调查时提出，它计划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净零排放”的煤矿，而具体手段是使用“黄金标准”认证的碳信用额抵消“任何残余排放”。

在英国政府批准伍德豪斯煤矿后，西坎布里亚矿业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此举意味着“该项目如今可以向前推进，以实现世界上首座净零矿，为关键的钢铁行业提供高品质的焦煤”。

英国《卫报》指出，批准该煤矿的英国官员，即DHLC大臣高文浩（Michael Gove；另译戈夫）对英国下议院说，此矿将为“净零”，且他未有听闻世界上有任何其他煤矿“像怀特港的这个开发（项目）那样渴望净零”。

据路透社报道，DHLC的一位新闻发言人在该部为伍德豪斯颁布许可之后指该煤矿生产的煤炭不会被用于发电，而会被用于钢铁生产；而且就算不建新煤矿，本身也得要购买进口煤炭。该新闻发言人同时说道：“该煤矿致力于在其生产中实现‘净零排放’，并有望为本地就业与更广泛的经济做出贡献。”

“我们机构列出了六点反对这个煤矿的理由，其中一点就指出，该煤矿的规划是建立在虚假承诺这个基础上的，”劳利说。“说这个煤矿将成为碳中和煤矿，在我们看来是无稽之谈。首先，它完全忽视了在煤炭被开采出来后的燃烧过程。其次，它假设了从那里开采出来的煤可以减少（英国的）煤炭进口量。这点貌似是

不成立的。”

另一个英国全国性的绿色组织——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也是高调反对者。在规划批准的当天他们便公开表示：“对于气候、经济与钢铁行业而言，该煤矿的批准是一个昂贵与有害的错误。”地球之友表示，他们的律师将在研究政府批文的细节后考虑法律行动。



2021年9月7日，地球之友的示威者在怀特港拟建的伍德豪斯煤矿外抗议。摄：Owen Humphreys/PA Images via Getty Images

## “净零排放”的煤矿存在吗？

一个生产焦煤的煤矿究竟能不能通过各类手段达成“净零”？

从事能源数据分析的赛博·肯尼迪（Seb Kennedy）向我表示，单就煤矿的运营阶段来看，的确存在不同的手法可为煤矿的现场生产过程脱碳，“比如以低碳燃料代替柴油来运作发动机（以运输和装载矿石），并且在矿石的加工过程中使用可再生电力”。但肯尼迪立刻指出，在这个事件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下游的碳排放”。

焦煤最终会在工业高炉里被燃烧。除非这些工业高炉配备了碳捕捉和存储技术（该技术本身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且耗资高到让人望而却步），那就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对于煤矿生产出来的焦煤而言，矿场生产过程的影响相比整个价值链来说微乎其微。”

肯尼迪是总部在伦敦的能源分析机构TransitionZero的数据洞察总监，该组织专门为希望从化石能源向零碳发展转型的投资者、政府机构和公司提供支持。

下游碳排放是很多反对者的共同忧虑，也是煤矿能否“净零”这一争议的焦点，但英国政府表示该问题不应该由西坎布里亚矿业负责。

DLUHC在其批准文书里指，大臣高文浩认为由于该煤矿项目的生产过程拟使用一系列减排手段，新煤矿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将“相对中和与不显著”。

文书也提到，高文浩单独考虑了项目可能产生的下游碳排放问题。高文浩认为，由于现阶段无法判断可能使用该矿生产的焦煤的下游厂家所使用的高炉的具体信息（包括高炉的性质、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该煤矿可能产生的下游碳排放“不能被合理地视为是该申请开发项目所产生的间接、重大影响”。

肯尼迪表示，根据独立分析的数据，全英与全欧洲只有27座高炉对碳捕捉和储存技术进行了投资，另外有15家公司打算在未来使用氢气直接还原炉或电弧炉生产“无煤绿色钢”。

“所以，来自坎布里亚郡的煤炭不但会在不附任何减排手段的高炉里燃烧，它们还很难在计划的项目生命周期内在欧洲找到买家，这也意味着（厂家）将必须通过长途运输将它们销售到其他仍在使用无减排手段的焦煤的地区。这就与（开发商）通过使用‘本地生产’的煤炭来减少排放的宣传相左。”

按照西坎布里亚矿业的提案，该煤矿将会运营到2049年，即英国提出实现“净零排放”的前一年。肯尼迪则警告，这个新煤矿很有可能将成为“搁浅的资产”，即因市场变化而失去价值的负债投资。

另外，关于西坎布里亚矿业声称的将使用“黄金标准”碳信用额抵消“任何残余排放”的说法，碳信用行业的人士也在媒体上指此种说法毫无根据。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碳市场标准制定组织“黄金标准”（即西坎布里亚矿业钦点的碳信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金（Margaret Kim）对气候家园新闻网站说道：“用我们的碳信用额来合理化新煤矿的开发、又使用我们的碳信用额来声称项目能达到‘碳中和’，实在是胡说八道。”

她续说：“我们正在一场气候危机中，对化石燃料的新开采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原则很清晰，想要进行（碳）抵消的组织必须首先避免或减少碳排放——对于一个煤矿来说，这显然不可能。”





西坎布里亚矿业网站上公布的新煤矿的规划图，该公司声称此煤矿将实现“净零排放”。

## 当改善就业遇到低碳转型

考普兰行政区的区长史达基不是不知道反对者的众多驳论，但他仍然坚信伍德豪斯煤矿存在的必要性。

他对我说，对煤矿规划的争议持续了七年，期间英国的工党、绿党与各类绿色组织不断谈论着怀特港存在“数千个”绿色产业岗位的可能性，但真正落地的绿色岗位数量“为零”。

“如果他们能够把一个可行的计划摆到台面上，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些绿色岗位在哪里、是什么、将由谁出资，我会亲自站出来支持（这些岗位），就如同我支持这个煤矿一样，怀特港的居民也会同样支持，”史达基说。

同时，史达基表示怀特港“欢迎”更多核电产业的到来。他提到，怀特港附近的塞拉菲尔德核电站已经退役，而小镇希望有现役的核项目到来，特别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因为它可以“为就业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

史达基坦言，对于怀特港而言，吸引投资者绝非易事。“我们所处的是农村地区，距任何有大城市组合的地区都非常远。我们的交通非常不便。虽然坎布里亚是全英面积第二大的郡，但整个郡没有一个飞机场。整个地区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从一侧穿过。这里的铁路网也非常薄弱。”史达基在解释的同时不忘提及，整个煤矿规划还包括一个投资额为四亿英镑的铁路升级项目。

“我们希望创建一个活跃与多元化的经济，以留住本土成长的出色年轻人，同时吸引更多人来这个地区居住。”史达基说，考普兰地区是全英为数不多的、人口不断减少的地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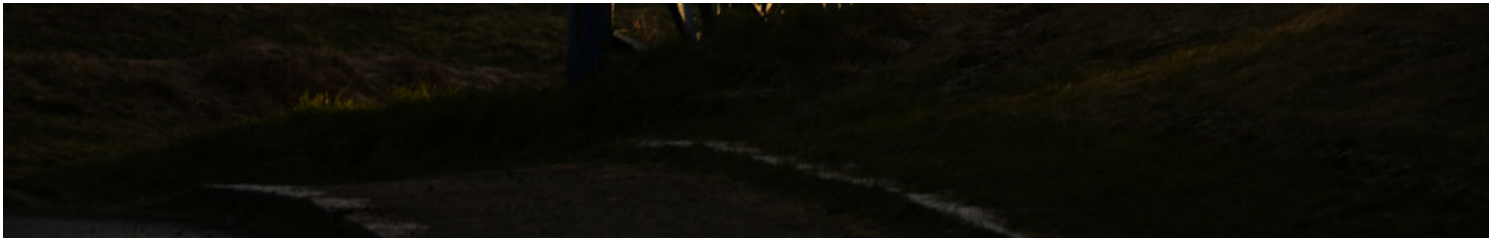
“怀特港将非常愿意接纳绿色岗位。”史达基宣布，但他也指出，不会放弃对煤矿的支持，小镇“没有理由不能两者皆有”。

南湖气候变化行动的劳利对怀特港的萧条经济深表同情。他坦言，作为坎布里亚郡的传统煤矿镇，怀特港如今的确“非常惨淡”，怀特港的居民“肯定非常想要那些工作”。

“但我们认为，这些工作岗位是不长久的，因为基于气候（政策），煤矿不可能如（西坎布里亚矿业）预测的那样一直开到2049年，我们也觉得钢铁行业几年后就不会再需要煤炭了，因为它正在加速朝用氢气制钢的方向发展，”劳利说道。

史达基却确信这个煤矿将可以提供“30年的高薪雇佣机会”。他说，虽然英国已经成功摆脱了对燃料煤的依赖，但绿色的炼钢技术仍在研发中。在新一代炼钢技术成熟广泛运用之前，炼钢企业还是需要焦煤的，所以这里面还有“几十年”的转型阶段。“稳定的雇佣机会将在未来的30年（为怀特港）带来巨大的变化。”





2022年12月8日，英国怀特港，太阳日落在靠近西坎布里亚矿业的黑格煤矿矿业博物馆游轮上。摄：Christopher Furlong/Getty Images

## 被遗忘的怀特港

怀特港面临的经济困境是的确存在的，一面是萧条的经济，一面是全国正加速转型的经济与能源系统，连劳利也坦言，这个小镇的确有点“进退两难”。

“我们觉得，与其追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给怀特港人）创造工作机会，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即使绿色产业有大量的需求，为什么怀特港人还是被政府的绿色投资给遗忘了？”劳利指出。

劳利认为，绿色产业发展困难和英国政府的政策有关，因为政府在“不断地补贴”化石燃料企业，但它却没有“以相同力度”对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补贴。“在政府内部存在一些异常现象，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私人企业的发展比化石燃料（领域的企业）要难很多。这其实就是因为（有力量在）游说政府。”

劳利说他经常会关注煤矿支持者的留言。很可惜的是，在他看来，大多数人的观点都基于“虚假信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受到了以拉动就业为目的的当地保守党国会议员和行政委员会（council）的误导，“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就业比较简单”。

劳利非常关注社区能源项目的建设，并参与制定了一个帮助怀特港创造长久的、可持续的绿色岗位的计划。“人们把怀特港所处的海岸称为‘能源海岸’，因为它有比较高的绿色岗位的潜能，包括在风能、潮汐能和核能领域。”

劳利同样指向了煤矿开发商母公司的背景，一个注册在俗称“避税天堂”的开曼群岛的公司，“所以他们还不用赋税”。他指出：“虽然他们把自己称作西坎布里亚矿业，但他们和坎布里亚没有一点关系。”

西坎布里亚矿业背后的投资者很神秘，其身份近两年来一直是英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很多人都好奇，究竟是谁想在以“净零”为追求的英国投资一个新煤矿。

专门关注气候变化的英国记者乔伊·罗（Joe Lo）在2019年时就对西坎布里亚矿业的背景进行了深挖。罗发现，西坎布里亚矿业背后的布局重重。首先，西坎布里亚矿业隶属于西坎布里亚矿业（控股）有限公



司，而后者82%的股权由一个注册在新加坡的、名为EMR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的公司拥有。EMR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的母公司则是注册在英国海外领土开曼群岛的EMR Capital Resources Fund 1, LP。

英国《卫报》进行的调查显示，EMR Capital的执行董事长欧文·赫格提（Owen Hegarty）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矿业大佬，曾在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和奥克夏纳公司（Oxiana）担任过重要职位。



来自菲律宾的环保活跃分子查克·巴克拉贡在绿色示威活动中。图：受访者提供

谈到为何公司或企业家在全球气候转型的大背景下不但仍然能够、甚至较易进行化石燃料投资时，来自菲律宾的查克·巴克拉贡（Chuck Baclagon）对我说，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消费经济是完全建立在化石能源之上的，所以“很多与经济压力有关的政策机制都偏向于化石能源”。

巴克拉贡是国际环保组织350.org的亚洲部工作人员，也是350.org菲律宾分支的负责人之一。他说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化石燃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当我被告知我的整个商业模式正在导致地球的毁灭时，我会想尽办法阻止转型的发生。自从人类确立了温室气体和地球变暖的联系后，他们中的很多正在这么做。”

巴克拉贡继续道：“这也是为什么自从有了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后，减排的目标并没有实质的提升，因为在化石能源业很有势力的人在游说政府，企图让转型变得更难。”

他表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就业安全与经济机会都会同时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冲突，这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建立一个将生态置于经济价值之上的社会形态，“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很重要的一点”。